

南投國姓鄉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江敏華

摘要

國姓鄉是南投縣客家鄉鎮的代表，由於南投縣客家族群二次移民的特殊遷移過程，造就了其語言上不同於其他客家聚落的獨特風貌，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等客語次方言混合雜處，接觸頻繁，因而產生了不少因語言接觸而出現的混同現象。本文根據二〇〇六年七月至九月在國姓鄉的實地調查，探討國姓鄉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包括客家話內部方言的混融，以及來自閩南語的接觸影響。

關鍵詞：國姓鄉 客語 語言接觸 四縣 海陸 大埔 閩南

一 前言

南投縣面積約四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人口約五十三萬餘人，客家族群主要分布於國姓鄉及其週邊的埔里、魚池、水里、中寮、信義等鄉鎮¹。其中國姓鄉為唯一客家族群佔全鄉多數人口的鄉鎮，早期的資料顯示國姓鄉客家人口約佔百分之八十左右²，近年雖大量福佬化，仍是南投縣客家人口最多者。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2 年的調查資料，南投縣境內客家人口集中地區的客家人口分布情形如下，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分布於國姓鄉：

	埔里鎮	草屯鎮	國姓鄉	水里鄉	信義鄉
客家人口比例	8.27 %	3.55 %	48.32 %	14.99 %	21.59 %
鄉鎮客家人口佔 全縣客家人口比 例	19.45 %	9.4 %	30.22 %	9.06 %	10.33 %

¹ 據洪惟仁（2008），南投縣詳細的客語分佈區為國姓鄉全部，埔里鎮北部的廣成、合成、一心、向善等里，西南部的成功、桃米等里；魚池鄉五城村；水里鄉新興村；中寮鄉清水、內城、和興等村。此外，原住民傳統分佈區的信義鄉中，自強村 80% 為客家人；神木村客家人口佔 95%。

² 陳俊傑（2003）統計日治時代國姓庄各村的移民祖籍，水長流庄的廣東籍人數最多，佔 89.8%，廣東籍人數最少的龜子頭庄也有 62.4%。

儘管國姓鄉是南投縣客家鄉鎮的代表，有關國姓鄉客語特色的研究並不多見，主要的原因，或許是由於南投縣的客家移民，並非由大陸原鄉直接遷移而來，而是在台灣經過第二次或第三次移民而定居於此的。客家人較大規模的遷移至南投，要從光緒初年清廷「開山撫番」政策推展後才開始（陳俊傑 2003）。光緒年間由於國姓地區樟腦開採行業的盛行，吸引了苗栗地區及東勢地區製樟腦的技術工人進入北港溪來當「腦丁」。日治時期，由於當時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來自新竹、苗栗、卓蘭、東勢等地的客家人開始第二次或第三次遷移，其中便有許多往中南部發展，轉向台中、埔里、國姓鄉等地區，南投縣因而湧入許多客家人口（吳中杰、范鳴珠 2006）。據鄧相揚（2004），客家人遷移至國姓的路線大致有二條：一條主要由苗栗卓蘭及台中東勢、新社一帶，沿北港溪支流水長流入墾大坪、水流東、水長流一帶（今國姓鄉長流、長豐、長福、大旗等村）進入國姓開墾。有些則繼續溯北港溪上行，並翻過八幡崎（今埔里鎮大坪頂西端高地），進入埔里盆地。另一條路線則由桃、竹、苗至台中，再由台中入草屯而進入國姓龜子頭、內國姓、北山坑、南港（今福龜、國姓、石門、北山及南港等村）。早期入墾南投的客籍開拓者，主要以從事樟腦煉製的工作為主。

然而，也正由於南投縣客家族群二次移民的特殊遷移過程，造就了其語言上不同於其他客家聚落的獨特風貌。就客家族群的內部互動而言，由於進入南投縣境的客家移民大多以零散的個體戶為主，鮮少同宗族整批行動，以致沒有較大次方言的聚合部落³（吳中杰、范鳴珠 2006），表現在語言上，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等客語次方言混合雜處，接觸頻繁，因而產生了不少因語言接觸而出現的混同現象。就客家族群在南投境內的整體外部環境而言，國姓鄉雖然是南投縣境內客家人口比例最多者，但在整個南投地區仍非絕對多數；閩南語仍是南投地區最強勢的語言，加以國姓鄉各村閩、客通婚、收養子女的情形非常普遍（陳俊傑 2003），在週遭閩南語的強勢滲透下，即使是客籍人士較多的國姓鄉，閩南語亦十分通行。因此，南投縣客語的發展，不僅有內部次方言的混融，從大環境著眼，更有逐漸福佬化的傾向。

本文根據二〇〇六年七月至九月在國姓鄉的實地調查⁴，探討國姓鄉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包括客家話內部方言的接觸，以及來自閩南語的語言接觸。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二節將討論客家話內部方言的接觸現象，包括海陸腔、大埔腔的舌葉音因與四縣接觸而消失所造成的特殊變異；調類上海陸趨同於四縣所造成的去聲陰陽對立消失，調值上大埔腔去聲變調趨同於四縣腔；以及小稱詞尾及其連

³ 洪惟仁（2008）也指出國姓鄉客語方言分區不明顯的現象，不過他仍指出一個趨勢：大抵上依北大埔、中海陸、南四縣的趨勢分佈，北部和台中新社相鄰的長豐、長流、長福以大埔腔為優勢，東北部北港溪流域的北港村一直延續到相鄰的埔里鎮廣成里、合成里、向善里都是海陸腔的優勢區。南部南港里及其相鄰各村以四縣腔為優勢。中間的幾個村方言比較混雜。

⁴ 本次調查主要在國姓鄉國姓村及柑林村所作，四縣發音人為林玉堂先生（2006年71歲），海陸發音人為黃月英女士（2006年61歲），大埔發音人為吳建麟先生（2006年59歲）。

讀變調的接觸變化等。第三節則討論國姓鄉客語與閩南語接觸所產生的變化，包括音韻系統上bb- [b-]聲母的產生，以及部分詞彙移借的現象。

二 客家話內部方言接觸

南投縣國姓鄉客語使用上最大的特色，在於四縣腔、海陸腔與大埔腔三種客家次方言的混合使用。由於南投縣的客家移民屬較小規模的二次移民，各地客家人鮮少同宗族整批遷移，而是以零散的個別移民為主，因此，客家人雖佔當地人口多數，但卻沒有較大的客家方言聚合部落。當地客家人除饒平客較少外，四縣腔、海陸腔與大埔腔三種客家腔調混合雜處，爲了溝通方便，彼此間長期而頻繁地接觸，形成了各方言相互感染混融，而仍保有各自特色的特殊現象。

國姓鄉客語內部的語言接觸，較爲明顯的是當地海陸腔與大埔腔部分音韻現象逐漸同化於四縣腔，分述如下：

2.1 只有一套 z-、c-、s-聲母⁵

台灣客家話的海陸方言與四縣方言，其最突出的相異點之一即在於聲母系統中，四縣客家話只有一套 z-、c-、s-聲母，語流中出現的 j-、q-、x-在音位系統中是與 z-、c-、s-呈互補分布，因而不必獨立成一套聲母的。而海陸客家話則另外具有一套舌尖面塞擦音/擦音聲母 zh-、ch-、sh-與 z-、c-、s-聲母相對立。台中東勢大埔腔的表現與海陸話一致。

然而，國姓鄉的海陸腔與大埔腔都只有一套 z-、c-、s-聲母，沒有另一套塞擦音聲母與之相對。只有在 z-、c-、s-聲母後接以 -i(-) 爲介音或主要元音的細音韻母時，會顎化爲 zh-、ch-、sh-，發音部位較一般四縣腔的舌面顎化音 j-、q-、x-靠前，音值上保留原居地的發音特色。以下列表比較：

	精	錢	漿	新	帳	樹	身	屎
新竹海陸話	ziang	cien	ziong	sin	zhong	shu	shin	shi
國姓海陸腔	zhiang	chen	zhiong	shin	zong	su	shin	shi
國姓四縣腔	jiang	qien	jiong	xin	zong	su	siin	sii

上表可以分三種情形來看：

⁵ 本文標音方式主要採用教育部最新頒訂的「台灣客家語拼音方案」，唯爲確實描述實際音值，聲調部分仍採傳統的五度制標法。參見附錄「客家語通用拼音與國際音標對照表」。

- (1) 以-i-爲介音或主要元音的細音韻母前，新竹海陸話讀爲不顎化的舌尖音⁶者，國姓海陸腔則趨同於四縣腔讀爲顎化音，但在音值上又不同於四縣腔，發音部位較爲靠前，保留原來海陸話另一套塞擦音 zh-、ch-、sh-的發音特色，例如「精、錢、漿、新」等字。其中「錢」字的韻母讀 -en，屬於國姓海陸腔個別進行的 -i-介音脫落的變化⁷。
- (2) 不帶有-i-元音（不論作爲介音或主要元音）的洪音韻母前，一般海陸話讀爲 zh-、ch-、sh-聲母者，國姓海陸腔則完全趨同於四縣腔的 z-、c-、s-聲母，例如「帳、樹」二字。
- (3) 以-i-爲主要元音的細音韻母前，一般海陸話讀爲 zh-、ch-、sh-聲母者，國姓海陸腔仍然讀爲 zh-、ch-、sh-聲母，這是因爲後接韻母爲細音韻母，使得聲母保留顎化音，例如「身、屎」二字。

前兩種情形顯示，國姓海陸腔在此類聲母表現上大致趨同於四縣腔。在第三種情形中，四縣腔在這一類字群裡，聲母往往非顎化音，而海陸腔卻仍讀爲原來的顎化音，似乎與本文所謂「海陸腔趨同於四縣腔」的聲母變化情形不同；但這是因爲四縣腔這一類韻母音讀本爲洪音，與一般海陸話讀爲細音的韻母音讀不同，因此塞擦音聲母在洪細不同的韻母前的變化方式自然也有所不同。

就整個聲母音韻系統來看，海陸腔原有的 z-、c-、s-與 zh-、ch-、sh-兩套對立的聲母，在國姓的海陸腔中，變成和四縣腔的 z-、c-、s-與 j-、q-、x-一樣，只是互爲互補分布的一套聲母。國姓海陸腔這一類聲母在洪音韻母前讀爲 z-、c-、s-，在細音韻母與-en、-et這兩個韻母前則讀爲顎化音 zh-、ch-、sh-，而其中轉變的過程，與四縣腔的聲、韻母有很大的關聯，可見其趨同於四縣腔的現象十分明顯。

2.2 調類與調值

台灣客家話海陸腔與四縣腔另外一個突出的特點則在於聲調系統中，四縣話只有六個獨立的簡讀調類，而海陸話則因去聲也分陰陽調，而有七個獨立的簡讀調類。

⁶ 本文暫以新竹海陸話作爲海陸話的代表。據過去調查新竹竹東、關西客家話的經驗，海陸客家話的舌尖音 z-、c-、s-在 -i(-)介音或元音前不顎化。不過有些報導顯示，部分地區的海陸客家話也有讀爲顎化音者（如新埔），這或許有地區與年齡層的差別，還需要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⁷ -en 與 -ien，以及相應的入聲韻母 -et 與 -iet，在國姓海陸腔略呈「條件變體」的分布，但某些聲母條件下又似互爲「自由變體」。大致而言，-en、-et 出現於聲母爲雙唇音（P-系）、舌尖音（T-、TS-系）與喉擦音 h-的環境下，-ien、-iet 則多出現於聲母爲舌根音（K-系）、舌尖面濁擦音 rh- 與舌尖面鼻音 ng(i)-的環境下。不過，也有部分舌根音（K-系）聲母條件下的字出現-i-介音脫落的「自由變體」現象。本文認爲，國姓海陸腔的這群韻母正處於-i-介音脫落（-ien > -en、-iet > -et）的變化過程中，且因聲母條件不同，變化的快慢不一。在雙唇音（P-系）、舌尖音（T-、TS-系）與喉擦音 h-的聲母環境下變化速度快於舌根音（K-系）的聲母環境；而舌尖面濁擦音 rh- 與舌尖面鼻音 ng(i)- 環境下的 -ien、-iet，因濁擦音 rh- 及顎化聲母 ng(i)- 的生成與-i-介音關係密切，因此最難脫落-i-介音。

然而，國姓海陸腔去聲不分陰陽，在調類區分上，與四縣腔表現一致：

桃園海陸話	陰平 53	陽平 55	上聲 13	陰去 31	陽去 33	陰入 5	陽入 2
國姓海陸腔	陰平 53	陽平 55	上聲 13	去聲 11		陰入 5	陽入 2
國姓四縣腔	陰平 24	陽平 11	上聲 42	去聲 55		陰入 2	陽入 5

不過在調值表現上，國姓海陸腔仍與原居地的調值相近，維持與四縣客家話之間相當有趣的調值對應：「高低相反，升降相反」。

在大埔腔方面，國姓大埔腔的去聲變調情形，一般而言與台中東勢大埔腔的去聲調值變化條件相同：單字讀與後接陰平字、陽平字時，去聲字讀為高降調；後接上聲、去聲、陰陽入聲字時，去聲字讀為高平調。

然而，國姓大埔腔的去聲字有部分例外現象：

蒜頭	son ⁵⁵ teu ¹¹³	蒜頭
薤菜	bbung ⁵⁵ coi ⁵⁵	空心菜
白菜	pak ⁵ coi ⁵⁵	白菜
結頭菜	giet ² teu ¹¹ coi ⁵⁵	大頭菜
萵菜	han ⁵⁵ coi ⁵⁵	萵菜
覆菜	fuk ² coi ⁵⁵	鹹菜
菜籃	coi ⁵⁵ lam ¹¹³	菜籃
柿	cii ⁵⁵	柿子
蔭豉	rhim ⁵⁵ si ⁵⁵	豆豉
麵包	men ⁵⁵ bau ³³	麵包

價數	ga55 sii55	價錢
----	------------	----

這應是受到四縣腔去聲調無論單字讀或連讀環境下多讀為高平調的影響。

2.3 小稱詞尾

台灣客家話海陸腔的小稱詞尾除了與四縣話同樣的「e」(兒)之外,另有一「ə」,調值也為陽平調,但是兩者的分布卻沒有明確的規則:

e尾	ə尾
星兒 siang53 e55	學生兒 hok2 sang53 ə55
網兒 miong13 e55	腸兒 cong55 ə55
猴兒 hieu55 e55	貓兒 ngiau31 ə55

然而,國姓海陸腔的小稱詞尾絕大多數由「e」(兒)尾承擔,沒有原居地的「ə」尾;不過若前字韻母為單元音「a」時,小稱詞尾則為「ai」,聲調也為陽平調,例如:

沙兒 sa53 ai55	遮兒 za53 ai55	痧兒 sa53 ai55
--------------	--------------	--------------

本文認為,南投海陸腔受到四縣腔的同化影響,小稱詞尾只有一個「e」(兒)尾;但若前接單元音「a」,則受到「a」的連讀影響: $a + e > a + ai$ 。

此外,南投國姓大埔腔客家話與台中東勢大埔腔客家話,除了有部分聲母、韻母的音讀有所差異外,聲調表現上大致相同,連讀變調也都維持一樣的變調條件與調值變化趨向。然而,有趣的是在小稱構詞的部分:台中東勢大埔腔客家話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它不像一般台灣四縣客家話或海陸客家話中以「e」(兒)作為小稱詞尾,其小稱詞尾已然消失,僅留下使前字產生連讀變調現象的影響痕跡;而國姓鄉的大埔腔客家話卻有大量的小稱詞彙帶有「e」(兒)尾,且其呈現的小稱連讀變調現象與一般連讀變調略有不同,舉例如下:

一般後字為「陽平」的連讀變調現象	帶「e」(兒)尾的小稱連讀變調現象	小稱詞例
33 + 113 → 24 + 113	33 + 113 → 24 + 113	蔘兒 sem24 e113

		梳兒 su24 e113
		蔥兒 cung24 e113
		檬兒 son24 e113 (芒果)
		鳥兒 diau24 e113
113+113 → 33+113	113+113 → 24+113	盤兒 pan24 e113
		蓮兒 len24 e113
		藤兒 ten24 e113
53+113 → 53+113	53+113 → 44+113	痘兒 teu44 e113
		象兒 siong44 e113
		凳兒 den44 e113
		□兒 co44 e113 (刷子)
		箸兒 cu44 e113 (筷子)

第二、三大列的變調現象，凡是一般的「陽平+陽平」和「去聲+陽平」，其變調方式與東勢大埔腔客家話相同，但若後字的陽平為小稱的「e113」，則其變調方式與四縣客家話的雷同，而與東勢大埔腔的不同。因此，這種差異應為大埔腔客家話經由二次移民來到南投國姓鄉後，長期與四縣腔客家移民同居共處，因而在小稱構詞上受到影響而發生改變。

除了以上三種現象，根據吳中杰、范鳴珠（2006）的調查研究，國姓鄉的客家次方言還有一些零星的語言混合現象。例如：四縣話本沒有 zh-、ch-、sh-、rh-這幾個聲母讀音，但國姓鄉部分四縣人把這些讀音滲入四縣話裡，如東勢「dung11 sii55」說成「dung24⁸ shi55」、新竹「sin24 zuk2」說成「sin24 zhuk2」、葉「iap5」說成「rhiap5」等。又四縣話有一些詞彙有時會改讀為大埔話的特殊讀法，如客家「hak2 ga24」說成「kak2 ga24」、表示哪裡的「nai55」說成「ne53」等。更特殊的是「調值新增」的現象，吳中杰、范鳴珠發現當地中青年一輩部分陰平字調值讀為「55」，例如：表示不知道的「毋知」說成「m11 di55」、同班說成「kung53 ban55」、一斤說

⁸ 該文所記錄的南投四縣腔陰平調值為「24」，本文則記為「13」。此乃引用該文的音值記錄。

成「i31 gin55」等，該文解釋為各次方言相異的陰平調值混淆後，產生一種新的調值形式，相當值得注意。

三 來自閩南語的方言接觸現象

南投縣境內的客家族群多與閩南族群共同生活一起，因此其客家話也多少受到閩南話的影響，在部份語音表現上發生變化，同時移借了諸多閩南詞彙。語音表現上最成系統性的變化即是產生了 bb- [b-]聲母。雲林二崙、崙背的詔安客家話也有類似的音變現象，但是相較來看，崙背的詔安客家話在其他聲韻調各方面都深受閩南話的滲透影響（陳秀琪 2006：418-424），而國姓鄉的客家話除了 bb- [b-]聲母的產生外，其餘音韻表現則還是維持客家話的固有系統。

3.1 bb- [b-]聲母的產生

我們知道，客家話有唇齒擦音 v-而沒有雙唇濁塞音 bb- [b-]，而閩南話則相反，有雙唇濁塞音 bb- [b-]而沒有唇齒擦音 v-。但在國姓客家話中，一般客家話讀為 v-聲母者，國姓多數說話者口中已經讀為雙唇濁塞音了。為了方便比較，下表皆以國際音標（IPA）標示：

	南投國姓	一般客家話	閩南
烏	[bu]	[vu]	[ɔ]
芋	[bu]	[vu]	[ɔ]
戊	[bu]	[vu]	[bɔ]
蕹 (空心菜)	[buŋ]	[vuŋ]	[iŋ]
屋	[buk]	[vuk]	[ɔk]
𠵼 (熨燙)	[but]	[vut]	[ut]
未	[bui]	[vui]	[bi]
圍	[bui]	[vui]	[ui]

□ (沾)	[bun]	[vun]	[un]
文	[bun]	[vun]	[bun]
黃	[boŋ]	[voŋ]	[ŋ] / [hoŋ]
碗	[bon]	[von]	[uā]
鑊	[bok]	[vok]	
禾	[bo]	[vo]	[ho]
極	[ba]	[va]	
萬	[ban]	[van]	[ban]
劃	[bak]	[vak]	[ue]

上表顯示國姓鄉讀為[b-]的字在一般客家話中皆讀為[v-]，而且彼此韻母完全相同，唯有聲母發生變化。相較於閩南話對應隸字的音讀，可知國姓鄉的[b-]聲母並非直接借自閩南的音讀。從語音變化的角度來看，唇齒擦音本有演變為雙唇濁塞音的內在因素，不過國姓鄉的[b-]聲母仍可以認為是在閩南語的外部因素影響下而產生的。台灣所見的客家話中，具有[b-]聲母者大多是在閩南語高度影響下的地區，如桃園大牛欄居民所說客語（陳淑娟 2002）、屏東佳冬客家話（賴淑芬 2004）、雲林二崙、崙背的詔安客家話（陳秀琪 2006）及少數卓蘭饒平客家話（彭美慈 2007）等。因此，國姓客家話的 v-可以說是在閩南語聲母系統中相近的雙唇濁塞音[b-]的影響下，引發其自身語音系統發生[v] > [b]的音變規律。也就是說，音變可能導源於一般客家聲母為[v]而閩南聲母為[b]，且韻母相近的字詞，雙語相近音讀長期接觸之下，又當地閩南話的勢力不小，因此引發[v] > [b]的音變規律在客家語音系統中持續擴大，使得所有原來聲母讀為[v-]的字詞皆變讀為[b-]。

3.2 詞彙移借

國姓客家話中都有一些借自閩南語的詞彙與音讀表現；或者借入閩南詞彙後，加以調整使音讀較合於本身的音韻系統，以海陸腔為例：

尾暗暝	mue11 am11 me55	黃昏
-----	-----------------	----

□	bue53	把衣服上的灰塵拍落
靴□	hio53 gong55	雨鞋
蓮藕	len55 ngau55	蓮藕（少用）
花蕊	fa53 lui53	花朵
一蕊花	rhit2 lui55 fa53	一朵花
一□□錢	rhit2 sut5 le55 cen55	一點錢
□□	hia53 bai53	囂張

上表中，部分詞彙不僅少見於其他客家方言，甚至在音讀表現上也不合於客家音韻系統，例如客家話中沒有-ue這樣的韻母結構，上表中的「尾 mue11」、「bue53」都是直接移借了閩南音讀。另有部分詞彙則在移借後，加以調整音讀，使之較合於海陸腔客家話的音韻系統，例如：「暝 me55」不讀為閩南本音的陽平升調，而改讀為海陸腔客家話的陽平高平調；表示雨鞋的「hio53 gong55」一詞則是將原本客家詞彙的「靴筒 hio53 tung55」與閩南詞彙相融合，前字保持客家音讀，後字則以閩南用字的聲韻母再改以客家「筒」字的陽平聲調，形成相當特殊的混融辭彙。

「蕊 lui53」則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例子。「蕊 lui53」雖在韻母上合於客家音讀，但是其聲母與聲調則顯示該字應該借自閩南詞彙，尤其是在「花蕊」一詞中讀 53 調，在「一朵花」詞組中作為量詞使用讀 55 調，並不符合海陸聲調對應及變調規則，但卻與台灣閩南語完全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蕊」字的使用在台灣北部桃、竹、苗的客家話中也可調查到，四縣「花蕊」一詞及連讀前字作量詞使用的「蕊」皆讀為上聲「lui42」，海陸則皆讀為陽平「lui55」，可見「蕊」的使用並不是到南投國姓鄉才發生的接觸現象。但無論如何，四縣與海陸的聲調並不對應，卻都雷同台灣閩南語的聲調，四縣兩個詞都趨同於台灣閩南語「花蕊」一詞的聲調，海陸兩個詞都趨同於台灣閩南語連讀前字作量詞使用時的聲調；唯有南投國姓鄉的海陸客家話，「花蕊」一詞及連讀前字作量詞使用的「蕊」都分別與台灣閩南語的聲調相同，可見其受閩南語影響的程度又比桃、竹、苗客語更進一步。

吳中杰、范鳴珠 2006 的調查研究也提出了同樣的辭彙移借情形：當地年約六十歲以上的第三代客家人，其客家話中已經夾帶著台閩語的成分，例如：全部「cion11 pu55」說成「long55 ma11」、表示隨便說成「烏白 o33 be?2」、表示似乎是的「像係 ciong55 he55」說成「gan55 na55」等。由此可見，國姓鄉的客家話確實受到週遭

台灣閩南語的影響，不僅在聲母上v-改讀為 bb-，詞彙上也有許多移借、混融的有趣現象。

四 結論

國姓鄉是南投縣客家鄉鎮的代表，由於南投縣客家族群二次移民的特殊遷移過程，造就了其語言上不同於其他客家聚落的獨特風貌，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等客語次方言混合雜處，接觸頻繁，因而產生了不少因語言接觸而出現的混同現象。本文根據二〇〇六年七月至九月在國姓鄉的實地調查，探討國姓鄉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我們發現，國姓鄉客語的語言接觸在客家話內部方言的混融上有其獨特之處，包括海陸與大埔客家話受四縣影響只有一套 z-、c-、s- 聲母；海陸趨同於四縣去聲不分陰、陽，以及小稱詞尾以「e55」取代「ə55」；大埔客家話部分去聲變調及含小稱詞的連讀變調趨同於四縣客家話等。此外，國姓鄉客語還有來自閩南語的接觸影響，包括音韻系統上 bb- [b-] 聲母的產生，以及部分詞彙移借的現象。由各種跡象看來，南投國姓鄉的語言接觸是零散的、個別發生的，而語言混同現象又是全面而普遍的；本文所觀察到的國姓鄉語言接觸現象，或許只是其中一種面貌，但也應能反映出整體語言環境下語言演變的一種趨勢。

參考文獻

- 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江敏華. 1998. 《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中杰、范鳴珠. 2006. 〈國姓鄉的語言接觸與族群認同〉，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2006年10月29-30日。
- 南投縣政府網站-南投映象-南投史誌 (<http://www.nantou.gov.tw>)
- 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之抽樣調查研究》，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洪惟仁. 2008. 〈南投地區的語言分布〉，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2008年11月17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 陳秀琪. 2006. 〈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7.2：417-434。
- 陳俊傑. 2003. 《國姓鄉福佬化客家裔漢人的族群關係調查》，南投縣：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 陳淑娟. 2002. 《桃園大牛欄台閩語、客語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彭美慈. 2007. 《台灣卓蘭饒平客語音韻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鄧相揚. 2004. 《尋覓埔里客家桃花源：南投縣埔里鎮客家資源調查報告》，南投縣：南投縣政府。
- 賴淑芬. 2004. 《屏東佳冬客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附錄：客家語通用拼音與國際音標對照表

一、聲母對照表

客家語拼音	b	p	m	f	v	bb
國際音標	[p]	[p ^h]	[m]	[f]	[v]	[b]

客家語拼音	d	t	n	l	g	k
國際音標	[t]	[t ^h]	[n]	[l]	[k]	[k ^h]

客家語拼音	ng	h	j	q	x	z
國際音標	[ŋ]	[h]	[tɕ]	[tɕ ^h]	[ç]	[ts]

客家語拼音	c	s	zh	ch	sh	rh
國際音標	[ts ^h]	[s]	[tʃ]	[tʃ ^h]	[ʃ]	[ʒ]

二、基本元音對照表

客家語拼音	a	i	u	e	o	ii
國際音標	[a]	[i]	[u]	[e]	[o]	[i]

The Language Contact Phenomena of Hakka in Guoxing Township, Nantou County

Abstract

Guoxing Township is representative of Hakka settlements in Nantou County. The special second migration process of Nantou County's Hakka communities has built the unique linguistic features which differ from other Hakka villages, creating the language hybrid when different Hakka sub-dialects up there such as Si-xian, Hai-lu, and Da-pu accents are frequently mixed and combined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in Guoxing Township between July and September, 2006,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language contact phenomena of Hakka in Guoxing Township, including the internal mixture of diverse Hakka dialects and the external impact from Taiwan Southern Min.

Keyword: Guoxing, Hakka, language contact, Si-xian, Hai-lu, Da-pu